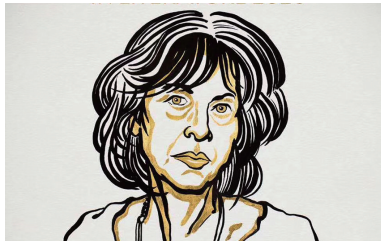


美国女诗人格吕克获 2020年 诺贝尔文学奖

张颐武：把诗歌推荐给大众的愿望愈发清晰



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位有代表性的诗人

记者注意到，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位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此，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诺贝尔文学奖的确有这样一个特色，隔几年就会出现一位有代表性的、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声誉的诗人。

张颐武介绍说，路易斯·格吕克其实在整个诗歌领域里面早已颇有声望，但是因为诗歌比较小众，所以并不广为人知。路易斯·格吕克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今年快80岁了。1968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子》，迄今著有十余本诗集和一本诗随笔集。曾获普利策奖、全国书评界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波林根奖等各种诗歌奖项。现任教于耶鲁大学。

格吕克是犹太人的后裔，她在长岛长大，属于典型的美国诗人，长期专注于写诗，出版过很多诗集，得到了行业或者说对诗歌有认知的领域的充分肯定。作为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在她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几乎囊括了诗歌界所有的重要奖项。2003—2004获得“美国桂冠诗人”。从诗集《阿勒山》和《野鸢尾》开始，格吕克成为了“必读的诗人”。

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格吕克就开始写作，边教书边写作。她的很多作品中文都有译介。中国诗歌界的人对她也是有相当了解的，只因为诗歌是个小众领域而不太为外人所知。这也再次印证了诺贝尔文学奖“纯文学”的特性，以及把诗歌推荐给大众和主流社会的愿望。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意图还是很清晰的。

格吕克1999年就当选过美国诗人学院的院长，在诗歌领域德高望重，她得奖主要是基于她的影响和声望，可谓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于昨日晚7时正式揭晓，美国女诗人路易斯·格吕克摘得桂冠。诺贝尔文学奖每年由瑞典文学院颁发给在世界文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至今已走过120个年头，有117人获得过这一殊荣。

作为世界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备受瞩目。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由来已久，尤其是在2012年莫言获奖之后。

实至名归。2014年，她凭借《忠诚和贞洁的夜晚》捧回美国国家图书奖诗歌类大奖。这是“一个关于冒险的故事，和未知的邂逅，一个骑士进入死亡国度的无畏旅程”。这部作品“只讲述了一个故事，但是每一部分都变幻莫测，谜一般宿命感的叙事席卷全文，使这本书令人心碎并且充满奇迹。”



诗歌界对格吕克的评价很高，视其为美国诗歌的中流砥柱，有非凡的才能。是诗歌领域的“老名家”、“老大家”，甚至有人说她把诗歌复兴了。此次获奖，也是高度认可她在诗歌领域的成就。

“所以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要有长期的积累，一般都是小说家比较多，而诗歌更偏，为大众所理解的空间更小，阅读者也更小众。诗歌在未来还是会稳定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里面。中国跟西方和世界的情况是一样的，诗歌的阅读和爱好者相对更少一些，但在纯文学领域中还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诗歌是通过语言的探索和抒情的表达，跟叙事文学有很大的不同。诗歌一向被认为是文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门类。诺贝尔文学奖隔一段时间就要选择一位诗人，这也是一种必然。”

诺奖的圈子其实就是国际“纯文学”的圈子

在张颐武看来，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纯文学的奖项，它一般奖励的作家是在这个圈子里的。要有些条件需要满足，一是作家在作品中运用的技巧要比较复杂，有现代主义以后的复杂技巧在其中充分表现，让作品经得起复杂的解读。当然现在通常作品还要有写实的框架和让读者易于切入的人口。二是对人性的表现要深入，同时心理描写或象征等的运用自如。三是

在纯文学圈中有名已久，写作持续稳定，保持水准。

“纯文学”的全球性的出版、阅读、翻译、评奖的机制也都很稳定了。各国都有自己的纯文学的文学奖，这些获奖者也都有通过翻译得到的国际的阅读和影响。这个圈子包括的就是专业的学院中的读者和一个相对小众的爱好者的群体。如莫言得奖就绝非偶然，多年来，他的中文版小说出版后不久，西方各种语言的译本也会随之而来，没有这种长期的积累，根本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奖项。诺奖的圈子其实就是国际“纯文学”的圈子。

至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这些年一直是媒体和公众炒作的中心。但正因为太畅销有通俗作家的意味，反而没有那种纯文学的复杂感觉，自然难于获奖。而诺贝尔文学奖也要有公众影响，因此村上每次都被提出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诺贝尔文学奖早期其实标准并不确定，得奖的人也很多样，如历史学家或哲学家都曾获奖。但这些年逐渐稳定了，基本上是稳定在“纯文学”的圈子中的，获奖的基本上是在这个圈子里有声誉很多年，已经水到渠成的作家。

“有些人说我也爱读书，为什么不知道这些获奖作家的名字？其实这容易理解，就像物理是我们日常都在生活中应用的，但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的理论和名字都没听说过。其实现在的‘纯文学’也已经高度的复杂化，和多数公众联系不大。这个比喻当然不恰当，但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关键是小圈子的名声和大群体的声望是两回事。”

“诺贝尔文学学会让每年一位‘纯文学’作家和公众有了交集点，他也有了公众的名声。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给全球的阅读生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参照。”张颐武说。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十月》(节选)

路易斯·格吕克

1.

又是冬天吗，又冷了吗，
弗兰克不是刚刚在冰上摔跤了吗，
他不是伤愈了吗，春天的种子不是播下了吗
夜不是结束了吗，
融化的冰
不是涨满了小水沟吗
我的身体
不是得救了吗，它不是安全了吗
那伤痕不是形成了吗，无形的恐惧和寒冷，
它们不是刚刚结束吗，后园
不是把过又播种了吗——
我记起大地的模样，红色，黏稠，
绷直成行，种子不是播下了吗，
葡萄藤不是爬上南墙了吗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因为风在吼叫，在裸露的地面上空呼啸着
我不再关心
它发出什么声音
什么时候我默不作声，什么时候
描述那声音开始显得毫无意义
它听起来像什么，并不能改变它是什么——
夜不是结束了吗，大地
当它被种植，不是安全了吗
我们不是播下种子了吗，
我们不是必需的吗，对于大地，
葡萄，它们收获了吗？

2.

一个又一个夏天结束了，
安慰，在暴力之后：
如今要待我好
对我并没有益处；
暴力已经改变了我。
黎明。小山闪烁着
赭色和火，甚至田地也闪烁着。
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太阳，那可能是
八月的太阳，正在归还
曾被带走的一切——
你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是我心灵的声音；
如今你不能触摸我的身体。
它已经改变过一次，它已经僵硬，
不要请求它再次回应。
像夏日的一日。
出奇地安静。枫树长长的树荫
在砾石小路上近乎紫色。
而夜晚，温暖。像夏夜的一夜。
这对我并没有益处；暴力已经改变了我。
我的身体已变冷，像清理一空的田地；
此刻只有我的心智，谨慎而机警，
感觉到它正被检验。
又一次，太阳升起，像往常在夏天升起一样；
慷慨，安慰，在暴力之后。
安慰，在树叶改变之后，在田地
收割、翻耕之后。
告诉我这是未来，
我不会相信你的话。
告诉我我还活着，
我不会相信你的话。

3.

雪已落下。我回忆起
一扇敞开的窗子里传出的音乐。
快来啊，世界喊道。
这不是说
它就讲了这样的句子
而是我以这种方式体察到了美。
太阳初升。一层水汽
在每样有生命的事物上。一洼洼冷光
在沟槽处积聚成形。
我站立
在那门口，
如今看起来多么荒谬。
别人在艺术中发现的，
我在自然中发现。
别人在人类之爱中发现的，我在自然中发现。
非常简单。但那儿没有声音。
冬天结束。解冻的泥土里，
几簇绿色才露出来。
快来啊，世界喊道。那时我穿着羊毛上衣
站在某个明亮的入口处——
如今我终于能说很久以前；这给了我相当大的快乐。美
这位医师，这位导师——
死亡也不能伤害我
像你已伤害我这么深，
我心爱的生活。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孙泽锋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责编：冯漫

零售
专供报



6 935970 566666